

# 物与言的世界： 以宇文所安的北宋古文研究为中心

## The World of Things and Words: Centered on *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by Stephen Owen

张德懿<sup>1</sup>

Deyi ZHANG

中国南京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changdeyi1999@163.com

**摘要** 宇文所安新著《悉为己有》(*All Mine!*)关注宋代文学与思想、政治、商业的互动，全书以“石头”的故事勾连起北宋古文书中生命经历、身体与得失聚散等话题，剖析古文创作的心理动因，譬如道德与情感、拥有的焦虑、身体的“物化”等。在古文形式美方面，作者将苏文波澜变化、言不尽意的写作方式联系到庄子的论说方式，并通过“胸有成竹”的隐喻讨论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的“直接性”问题，即诗人创作是否源自内在心灵或外在世界的映像。宇文所安的古文研究始于“物”而归于“言”，关注到其间联结的北宋文人，对物质性、日常性、身体与情感等话题提出新见。

**关键词** 宇文所安；古文；物质文化；直接性

**Abstract** *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written by Stephen Owen, focuses on the interplay of thought, politics, commerce, and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he book weaves a narrative around the story of the stones, connecting it to themes such as life experiences, the physical body, and gathering and scattering in the context of old-style prose writing. It delves into the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including morality, emotions, and the anxiety of ownership, as well as the phenomenon of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body. Regarding the aesthetics of ancient prose (*guwen*), the author draws parallels between Su Shi's (1037-1101) prose style and the discursive style of Zhuangzi (369? -286 BCE), where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more to be said. Additionally,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complete bamboo in the breast”, the book also examines the issue of immediacy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and prose, which questions whether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poets originates from inner contemplation or is derived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Stephen Owen's study of old-style prose begins with the concept of things. It leads to the words, highlighting the insights of the Song literati and demonstrating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ism, daily life, the body, and emotions.

**Key Words** Stephen Owen; Old-style Prose (*Guwen*); Material Culture; Immediacy.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国际汉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均有较大影响，其代表

作有《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an Omen of the World*)《追忆》(*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迷楼》(*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lassical Poetry*)《只是一首歌》(*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英译杜甫诗全集。宇文所安将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引入先唐诗、唐诗、中国文论、文学史与比较文学研究,在解构主义视角上具有创新性。其新著《悉为己有:中国11世纪的快乐、拥有、命名》(暂译名)<sup>1</sup>是围绕北宋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学术随笔合集,全书设定在11世纪这一社会文化的转型期<sup>2</sup>,聚焦近世开端的北宋,关注宋人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的互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快乐”“拥有”“命名”三个关键词的讨论在全书中总是相随而至。前两章《六一居士自传》(*What's in a Name? The Biography of the Retired Layman Six Ones*)《桃花源的长官》(*The Magistrate of Peach Blossom Spring*)与第四章《悉为己有》(*All Mine: The Poetics of Ownership*)是关于“快乐”的讨论,相较“五柳先生”,“六一居士”的快乐在于拥有、命名权与等级秩序的中心位置。对比《醉翁亭记》与《沧浪亭记》《独乐园记》,可以发现被放逐的人更能感受到“独乐”。第三章《失踪的石头》(*Missing Stones*)包含历史中的聚散以及“有力者”的占有,第五章《自道姓名的石头》(*The Stone That Tells Its Name*)中,苏轼通过对石钟山之“名”的再次发现,将自己的声名与不朽的山石联结。第五章中《松菊亭记》反映出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交换,同样地,第六章《胸中之竹与腹中之竹》(*The Bamboo in the Breast and in the Belly*)中同的“胸有成竹”转化为名声,带来商业价值,即“腹中之竹”。胸中成竹与腹中之竹的相互转化更使人反思“言”与“意”的关系。

文学史的叙事多将宋代的经济繁荣、思想观念变化与词、话本等新文体相联系,诗与文等文类则较少进入这一背景的讨论。《悉为己有》将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的文章置于北宋社会生活,探求作者如何用文学应对道德规训与现实焦虑,如何在经典文体中书写“快乐”,如何处理“乐”与“物”、“乐”与“道”、“独乐”与“众乐”的关系。本书并未按照严密的逻辑性顺序展开,诸篇所论,始于“物”而归于“言”,关注到作为“物—言”联结的北宋士人,对物质性、日常性、身体与情感等话题多有创见。

<sup>1</sup> Stephen Owen. *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此书共6篇,前5篇为作者在2010北京大学“胡适人文讲座”的演讲稿,中译版见于赵颖之译《快乐、拥有、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刘晨等译:《华宴: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0-214页。前言及《桃花源的长官》收入卞东波编:《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91-220页。第六篇于2018年9月在台北作为唐奖讲座发表,2018年10月在哈佛大学作为赖世和讲座之一发表。六篇在《悉为己有》中均有增删,前五篇译文参考《华宴》,第六篇为笔者译文。随文注释为原书页码,特此说明。

<sup>2</sup> 除内藤湖南对“唐宋变革”的经典论述,还有吉川幸次郎于宋诗研究中提出“日常性”概念,余英时对近世商人精神与宗教伦理“入世”转向的论述,王宇根《万卷》中物质文化与诗学思想之关联等。参见(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第32-33页;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4-432页;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3-26页。

## 一、古文研究中的“物”、身体与情感观照

从“悉为己有”与“拥有”两个关键词可以看出，本书的古文研究首先关注“物”的话题，“物”不仅是古文的书写对象、士人试图“拥有”的对象，也联结文章家生命的经历，最终成为关于生命与身体的隐喻。

作为仅具有审美功能的无用之物，“石”代表着纯粹的、典型的“物”，因此也常常作为士大夫审美与思想研究的切入点。如杨晓山（Xiaoshan Yang）梳理了唐代以前“奇石”书写及欣赏的形成，以及宋人面对“怪石”的困境<sup>1</sup>；艾朗诺（Ronald Egan）通过《集古录目序》提出欧阳修把“愉悦”作为收藏的要义，并讨论沉溺于“物”的问题<sup>2</sup>，关于《丰乐亭记》中的历史和现实书写<sup>3</sup>，这些内容在《悉为己有》第一章有所体现。

宇文所安的“石头”故事最早可见于《只是一首诗》（1985），苏轼因为错失奇石“壶中九华”而作诗，黄庭坚和诗里“有人夜半持山去”一句，化用《庄子·大宗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sup>4</sup>，借助典故与互文（次韵诗），苏轼的生命与“石头”的得失产生关联，关于“物”与生命的问题也因此浮现。<sup>5</sup>在本书第三章《失踪的石头》中，奇石“壶中九华”进一步勾连起古文中作家的生命、身体与物的流转：作为皇权的所有物，被贬谪的士人身体在皇朝的版图中迁徙，士人又在“物”的收藏中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版图（第76页）。

宇文所安敏锐地从诗歌、文章的修辞中察觉到“物化”的身体，如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sup>6</sup>、欧阳修“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sup>7</sup>（第31页），兼有官员与文学家身份的宋代士大夫对“身体”往往无能为力。他们真正拥有“所有权”的是“外物”而非自身，现实政治中被边缘化的文学家通过收藏（“拥有”）物获得权力，正如其在古文中考察地方历史、为景物命名，以及在“桃花源”建立秩序的行为。但在收藏、命名、书写的过程中，“物”似乎又成为权力的主体：苏轼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然而他对奇石的执着恰是“留意于物”的行为。宋人对“拥有”本身的欲望超过了对“物”的欲望，然而没有人可以真正地占有“物”，只能短暂地占有“名”与符号，人只是物自身流转聚散的一节点。

“物”成为主体的过程又关涉到宋代商业社会。在第六章前半部分，宇文所安试图描绘这样一个新世界：北宋士人、商人之间的商业网络正在缓缓形成，园林、书画、奇石都是其中的商品，文人的名声借此网络获得物质回报，文化资本与物质欲望之间相互促进。“胸中之竹”

<sup>1</sup> Xiaoshan Yang, *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8-139. 译文参考（美）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sup>2</sup> Ronald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17. 译文见（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12页。

<sup>3</sup> Ronald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pp. 40-42. 译文见（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美的焦虑》，第30-31页。

<sup>4</sup>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50页。

<sup>5</sup> 原文为《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一节，见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an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143-162. 中译本译文引自《他山的石头记》（2003年版），见（美）宇文所安：《只是一首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262-280页。

<sup>6</sup> [宋]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张志烈主编：《苏诗全集校注》词集卷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9页。

<sup>7</sup> [宋]欧阳修《六一居士传》，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35页。

与“腹中之竹”的转化本身也隐喻北宋社会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转化。而在书写过程中，文章家面临自己并不熟悉的写作对象，需要一种回避具体现实的模式化书写方式（第 117 页），道学对文章的影响则与这种模式化书写中对普遍观念的需求依附而生。

国内学者的古文研究已经关注到士人心理与文学文本的联系，如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讨论了“乐”的主题、观物体物心理以及文学风格的关系<sup>1</sup>，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以欧阳修为例论证庆历之后士大夫与宋初士大夫在人生态度与责任意识上的转变，引出文学中的责任感与“日常化”问题<sup>2</sup>。基于社会风气的变化，宇文所安也发现了古文中潜在的作者心理。“哀乐”一直处于道德规训的压抑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sup>3</sup>），本书通过分析《归田录》讲述“笑话”的方式探察欧阳修的写作心理，欧阳修在故事结尾借“故老”之口表达道德评价（“何以镇服百僚”<sup>4</sup>）。宇文所安将此视作欧阳修内心的声音，“他内心的某些东西不能让这个笑话不经批判地通过，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关于高官行为的道德教训”（第 1 页），同时关联到时代的矛盾：时代重视物质，道德教化却要求士人对金钱闭口不谈。在全书结尾，宇文所安从笑话中看到写作方式与文体现象，此则笔记有自我审查的意识，但相较于正式、经典的古文，又没有那么严格限制。

“乐”不仅有“快乐”的含义，在第五、六章中，作者借用与“乐”（快乐）相对应的“乐”（音乐），对两个“时刻”的书写。第一个时刻是“乐（yuè）作”之时：“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呴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sup>5</sup>，在石头“乐作”之时，苏轼顿悟了石钟山名字的来历。作者称之为“宋代时刻”（Song dynasty moment）：“清理层累传统的遗留，及其错误和无意识重复，用头脑和感官调查世界的原貌”（第 114 页）。“宋代时刻”揭示了古文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借助实证考察与文章书写，士大夫重新认识与塑造世界的秩序——这是考据、史学癖好之外的古文“思想性”的时刻。第二个时刻是“作乐（lè）”之时：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当苏轼无法继续进行“胸有成竹”话题的讨论时，引入同文与可的玩笑，及其“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的反应，这一“乐极”的情景之后，又急转至“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sup>6</sup>这一悲痛之事——这个转折是古文纯文学与修辞的时刻。

## 二、古文的形式美与“言一意”现象学讨论

用宇文所安的话说，“古文的时刻”是对古文形式美的发掘。他为此引入庄子“言意之辩”，

<sup>1</sup> 参见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第 365-476 页。

<sup>2</sup> 与唐、五代对比，庆历士大夫调和诗文“日常化”与“超越性”，改变宋初文学“软熟”与“险怪”两种极端，参见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3-249 页。宋代文学的“日常性”概念源于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超越性”引自柯震东撰，刘宁译：《凡俗中的超越》，朱刚、刘宁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18-121 页。

<sup>3</sup> [三国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卷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1 页。

<sup>4</sup> [宋]欧阳修《归田录》，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六，第 1911 页。

<sup>5</sup> [宋]苏轼《石钟山记》，张志烈等主编：《苏诗全集校注》文集卷十一，第 1171 页。

<sup>6</sup> [宋]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张志烈等主编：《苏诗全集校注》文集卷十一，第 1155 页。

说明古文在“散”的美感：在一个话题的尽头，“总还有话可说”（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else to be said）。新内容的加入可能改变已有的内容，或者补充信息使之复杂化，前后之间产生了“未尽之意”或“言外之意”。具体而言，《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文中“胸有成竹”这一读者熟悉的故事仍是“言内之意”，而苏轼“渭滨千亩在胸中”的玩笑、此诗引发的对逝去友人的追忆，以及苏轼引用桥玄奖掖曹操的典故，感怀文同的知遇之恩，则是此文的“言外之意”，是苏轼的幽默与此文的精彩所在。

宇文所安将这种言说方式的源头回溯至庄子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sup>1</sup>在层层否定的同时层层推进，是诞生于庄子的作文之法，此句本身蕴含的意象、语言与意义的分离，也是后现代哲学思考与叙述的方式。宇文所安自身的写作中常常借用象喻的方式说理，又在文中插入另一种声音来否定、质疑已有的讨论，《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与《迷楼》均可见这种方法的痕迹。可以说，第六章《胸中之竹与腹中之竹》对苏轼、庄子文法的辨析，也是作者研究论文的“元写作”，作者甚至在全书末尾以“总还有话可说”一句戛然而止，这句关于“未尽之意”的总结本身也具有一种未尽之意。

如果将诗歌语言称为“言”，诗人的情感、经验视作“意”，那么“直接性”也是一种“言意之辩”。“言意之辩”也是对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追寻胸中成竹》的回响，尤其是关于诗歌创作的“直接性”（immediacy）问题。傅君励文从“胸有成竹”以及苏轼的诗句“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sup>2</sup>（“腹中之竹”）出发，反思诗歌起源的问题：诗歌的创作是诗人内在心灵的外化与投射，还是外在世界在诗人笔下的映像？诗歌中的意象、情境，来自于人们对世界的直接体验，还是来自间接的经验与知识？<sup>3</sup>其“直接性”概念关涉到现象与事物本质的关系以及胡塞尔“直观”“本质”与经验的说明<sup>4</sup>：直接性是感性知觉对世界的把握，与之相对的“间接”则是指知识与经验的认知方式。此文以现象学视角考察中国古代诗人、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并以中国古代诗学考察 19 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文论。

傅君励的“消化世界”（consuming the world）一说利用了苏轼的诗句，“消化”既是心中的映象，又是字面意义上腹中的“竹石”，苏轼之诗暗示着“诗人站在与重构的对象的直接关系中，而不是与世界本身的原始对象的直接关系中”<sup>5</sup>。苏轼的“直接性”不再面对外在世界，而是直接面对经内化的世界。“胸有成竹”的典故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这种对内的“直接性”隐喻。傅君励认为“将习得的‘直接性’自然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study in the

<sup>1</sup>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九，第 944 页。

<sup>2</sup> [宋]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张志烈等主编：《苏诗全集校注》诗集卷二十三，第 2593-2594 页。

<sup>3</sup> Michael A. Fuller, “Pursuing The Complete Bamboo in The Breast: Reflections on a Classical Chinese Image for Immediac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 No. 1 (Jun., 1993): 7-13.

<sup>4</sup> 参见（德）胡塞尔著，（荷）舒曼编，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为了亲身地并原初地把握一本质，我们可从相应的经验直观开始，但也可从非经验的，不把握事实存在的、而‘仅只江是想象的’直观开始”（53 页），胡塞尔认为经验主义“把对返回‘事物本身’的基本要求与一切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论证的要求相等同或混为一谈”（76 页）。现象学并非一种柏拉图式的实在论。“对一本质的原初给与的意识（观念化作用）本身必然是自发的；而自发性与感性所与的、经验的意识是无关的”（83 页）。

<sup>5</sup> Michael A. Fuller, “Pursuing The Complete Bamboo in The Breast,” p.10.

immediacy)”<sup>1</sup>是中国古典文学为“直接性”提供的新角度。“志”是个性化的，诗人却可以“颐情志于典坟”，将自身同化为“典坟”所代表的传统经验的一部分。高度精炼的复杂典故修辞成为直接性的巅峰。

《悉为己有》在对苏轼古文的分析中，再次提及“直接性”的话题：苏轼从“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角度入手讨论天性与学养的问题，“兔起鹘落”是一种天性，“成竹在胸”是通过学习和实践所达到的“第二天性”，但不同于傅君劢的观点，宇文所安认为“那个长期学习和专注‘成竹’的过程不是直接性，直接性只存在于图像完全形成、自手下流出的时刻”（第 133 页）。于古文写作，宇文所安还补充了另一种关于“直接性”的知识：现实甚至世俗的知识，“通过这种知识，读者能够理解或看到文本的幽默”（第 142 页）。字面意义的“腹中之竹”最终成为文同“烧笋晚食”“喷饭满案”的笑谈，文章后半段塑造了与“胸有成竹”的大师不同的、隐退的文同形象，这一文同似乎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人。如同《松菊亭记》借“松”“菊”进行程式化的书写，为了文同这个“在世之人”的出场，苏轼不得不在文章的前半段塑造一个理念式的、“有道”的画竹大师文与可。

事实上，宇文所安的早期作品《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已经有关于诗人内心、诗歌与世界关系的讨论。在《世界的征象》一文中，他以杜甫诗为例，说明中国古代的诗歌写作、阅读传统中，诗人如何施展内心对世界“共鸣的同情”（sympathetic resonance）<sup>2</sup>，并将阅读记诵过的诗歌传统与眼前之景相融合，读者如何自然地将诗歌视为具体时刻、场景下诗人的遭际、兴会。宇文所安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诗学中的内外之分与“透明”“非创造”的解读原则<sup>3</sup>。但如上文所述，宋代以后的世界中，知识经验、物质文化的因素更为突出。在古文中，古文家创作中的“透明”似乎也不再面对当下的自然与历史，而是面向经验，其中还掺杂了社交与商业交换等现实因素。直接的知觉或客观世界的物象可以作为诗歌、文章的触发机制（即“兴发感动”），而以语言方式表现的诗文，及其所言之“志”，归根结底是通过隐喻的方式附着在外物之上的经验、知识与历史，这些文体固然允许诗人个人情感的书写，但个体的情感往往会融汇进更大的文学传统中。

综上所述，宇文所安以“石头”的故事勾连起古文中的生命经历、身体与得失聚散等话题，从情感角度剖析古文创作的心理动因，并关涉到北宋文学与思想、政治、商业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关键词“快乐”，作者进入古文形式美的讨论，将苏文波澜变化、言不尽意的写作方式联系到庄子的论说方式。通过“胸有成竹”的隐喻，作者又讨论了文章创作中的“直接性”问题。从“物”与“言”的关系角度，作者也归纳出北宋古文的一些特征：其一是群体性，或文本的“家族”（第 56 页），文章既可以按照不连贯的“呼—应”的方式排布为族群，也可以关键词为线索，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排列（第 102—103 页）；其二是实用性，如上文所述，人们在新的、经典化程度较低的文体中写新的内容、观念，同时，作为收入来源

<sup>1</sup> Ibid., p. 15.

<sup>2</sup>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p. 21. 译文见（美）宇文所安著，陈小亮译《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8 页。

<sup>3</sup> Ibid., pp. 54-107. 译文见（美）宇文所安著，陈小亮译《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第 28-66 页。

的文章，为作者带来物质上的收益，为赞助人带来声名，因而产生了程式化书写<sup>1</sup>。

在庄子的论述中，“言”是可以被忘却的部分，它是人们通往世界的工具。着眼于“物”，可以对近世以后的文学文化有具象的、过程化的考察，《悉为己有》从商业社会中察见北宋文学中的所有权焦虑与身体、情感等话题。北宋以后的社会文化中，关于“物”的观念一直有新的变化，为此国内外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多有关注。程章灿《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从李清照笔下的“尤物”（金石）展开，考察宋代至晚清政治、商业、社交、阅读中的石刻文献，其中“礼物”“景物”“方物”系列文章也讲述了“物”的故事；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以物品、商品的角度重新考察商业社会中的书籍，描绘出世俗化、大众化的明代书籍世界；吴玉廉《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不仅发现了北方与江南之间书籍、印章、玉石等物的网络，更说明清代商人的文化、艺术风格，不再单纯追求文化资本的积累或对士人阶层的融入，这与宋代社会“财产—名声”的交换又有不同<sup>2</sup>，这些案例都体现出“物”对“言”的塑造，也使我们看到宋代以后社会文化中广阔的“物”与“言”的世界。

## 参考文献

- Husserl, E. G. A. (1996).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 商务印书馆. (原著出版于 1976 年)
- Fuller, M. A. (1993). Pursuing The Complete Bamboo in The Breast: Reflections on a Classical Chinese Image for Immediac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 7-13. <https://doi.org/10.2307/2719466>
- Ronald C. Egan. (1984). *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10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nald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ttps://doi.org/10.2307/j.ctt1tm7frm>
- Ronald Egan. (2013). 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 2006 年)
- Stephen Owen. (2021). *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 Owen. (1985).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tephen Owen. (2013). 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陈小亮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 1985 年)
- Stephen Owen. (2019).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 三联书店.
- Stephen Owen. (2020). 华宴：宇文所安自选集(刘晨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 程杰. (1996).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 文津出版社.
- 杨晓山. (2009).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文韬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 2003 年)
- 朱刚. (2013).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唐晓莉、周睿)

<sup>1</sup> 艾朗诺已经强调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实用性”写作：在欧阳修的时代，以及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时期，我们称之为“实用性”（functional）的散文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文学标准创作和评判的。参见 Ronald C. Egan, *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1072)*, Cambridge, New York, London,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9.

<sup>2</sup> 参见程章灿《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吴玉廉著、林蕾译《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